

致敬昌耀

真诚祝贺朗诵会获得成功,相信昌耀诗歌将永远流传。

——北京大学教授、首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获得者 谢冕

重温昌耀经典,呼唤心灵自由。

——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吴思敬

对我们来说,昌耀和他的诗总是在前方;而在其所启示的那段但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慈航”途中,他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评论家、作家出版社编审、昌耀诗歌奖终评委 唐晓渡

举办昌耀经典诗歌朗诵会,既源自时间对这些作品的念念不忘,也是时间对一位经典诗人身份的不断确认。在诗歌史不动声色的大规模淘汰中,唯有那些被念念不忘的作品方可永生。愿与朗诵会的主办者和朗诵者一起,再次向昌耀致敬。

山高水长,昌耀不朽!

——诗歌批评家、威海职业学院教授、昌耀诗歌奖评委会主任 燎原

昌耀是耸立在青藏高原上一座中国新诗的高峰,它位置险要,风光无限,它的博大与奇崛令一般人难以理喻与把握。

——北师大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昌耀诗歌奖评委会主任 谭五昌

透过荒原和大地,抵达原乡与生命。昌耀的诗,将成为汉语别样的经典,承载坚韧的个体气质与现代性诗意的样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第二届昌耀诗歌奖理论批评奖获得者 张清华

这是对昌耀最好的纪念。

向昌耀经典诗歌作品朗诵会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朗诵者致敬!愿更多的人通过你们分享昌耀不朽的诗篇!

——诗评家、大理大学教授、昌耀诗歌奖终评委 耿占春

昌耀是一位博大深厚的诗人,他所拥有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背景和独自一人孤独隔绝的存在背景——高原上的蛮荒与艰苦,还在湖湘文化影响下具有儒家精神,一种担当感、进取心与建功立业的冲动,使之注定成为一位大诗人。

——诗人、《诗刊》社主编、昌耀诗歌奖终评委 李少君

诗人毕生都在寻找一个声音,以之证实诗歌的不朽!

——鲁迅文学奖得主、《扬子江诗刊》主编、昌耀诗歌奖终评委 胡弦

昌耀,以他穿越时空的飞翔,在人类生存的星球留下一道耀眼的光谱。

——诗人、首届昌耀诗歌奖获得者 李南

昌耀是青海高原的神话,也是当代汉语诗歌的神话。他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可说是新诗史上率先做到“天人合一”的典范诗人,地方主义诗学的先行者。昌耀写出了有时代体温的诗,有个体生命痛感的诗,揭示了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广袤的青海高原,因为有了钉子一样的诗人昌耀,将生命和语言持续有力地注入,已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有诗性意义的场域。

——诗人、首届昌耀诗歌奖获得者 谭克修

诗人昌耀的诗歌如黄钟大吕,在他仙逝十九周年之际,听见他那摧枯拉朽诗句的人有福了!听!地球这壁,一座高原在声音中隆起。

——诗人、第二届昌耀诗歌奖获得者 宋琳

昌耀是源头性的诗人,是一代横绝之匠。对当代汉语诗人而言,他就是一座源泉,缘在者可随意舀取诗性舍利;对新诗理论家们,他又是一座牧场,游放者可任意建设诗学灯塔。

——诗人、第二届昌耀诗歌奖获得者 阿信

在百年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昌耀(1936-2000)堪称一位命定孤独的大诗人,他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艰苦卓绝、执着坚定的诗艺与精神的双重创造,最终为自己建构起了一座汉语诗歌的高峰,傲然耸立在中国当代新诗辽远的地平线上。这座独属于昌耀的诗歌高峰,其内涵极为丰富、博杂、厚重,展示出在其他当代诗人的诗歌文本中较为罕见的精神深度、思想高度与经验宽度。

2016年,在昌耀先生80周年诞辰之际,我省设立“昌耀诗歌奖”,构成了中国诗坛的一则佳话。由此,诗人昌耀给青海诗界以及整个华语诗坛创造出了一道绚丽的诗歌景观。

3月23日,是诗人昌耀先生逝世19周年忌日,本报推出昌耀诗歌专版,籍此缅怀和致敬昌耀先生!

河床

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
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
但我更是值得骄傲的一个。
我老远就听到了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
我轻轻地笑着,并不出声。
我让那些早早上路马车,沿着我的堤坡,鱼贯而行。
那些马车响着刮木,像奏着迎神的喇叭,登上了我的胸脯。
轮子跳动在我鼓囊囊的肌块。
那些裹着冬装的唐古特车夫也伴着他们的辕马
谨小慎微地举步,随时准备拽紧握在他们手心的刹绳。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
是的,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我是

滋润的河床,
我是枯干的河床,我是浩荡的河床。
我的令名如雷贯耳。
我坚实、宽厚、壮阔,我是发育完备的雄性美。
我创造,我须臾不停地
向东方大海排泻我那不竭的精力。
我刺肤纹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仰观而不可近狎。
我喜欢向霜风透露我体魄之多毛。
我让万山洞开,好叫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

我是父亲。
我爱听秃鹰长唳,他有少年的声带,他的目光有少女的媚眼。
他的翼轮双展之舞可让血流沸腾。
我称誉在我隘口的深雪潜伏达旦的猎人。
也同等地欣赏那头三条腿的母狼。
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形云。
也永远怀念你们

——消逝了的黄河象。
我在每一个瞬间都同时看到你们。
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万众相。
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
是纵的河床,是横的河床,是总谱的主旋律。
我一身织锦,一身珠宝,一身黄金。
我张弛如弓,我拓荒千里。
我是时间,是古迹,是宇宙洪荒的一片脍炙化石。
我是排列成阵的帆墙,是广场,是通都大邑,是展开的景观。
是不可测度的深渊,是结构力,是跑道,是不可克的球门。
我把龙的形象重新推上世界的前台。

而现在我仍转向你们白头的巴颜喀拉。
你们的马车已满载昆山之玉,走向归程。
你们的麦种在农妇的酥掌准时地亮了。
你们的团圆月正从我的脐蒂升起。

我答应过你们,我说潮汛即刻到来,而潮汛已经到来……

自从听懂波涛的律动以来,
我们的触角,就是如此确凿地
感受着大海的挑逗:

——划呀,划呀,
父亲们!

我们发祥于大海。
我们的胚胎史,
也只是我们的胚胎史——
展示了从鱼虫到真人的演化序列。
脱尽了鳍翅。
可是,我们仍在韧性地划呀。
可是,我们仍在拼力地划呀。
我们是一群男子。是一群女子。
是为一群女子依恋的
一群男子。
我们摇起棹橹,就这么划,就这么划。
在天幕的金色的晨昏,
众多仰合的背影
有庆功宴上骄军的醉态。
我们不至于酩酊。

最动情的呐喊
莫不是我们沿着椭圆海面
一声向前冲刺的
唿叫?

我们都是哭着降临到这个多彩的寰宇。
后天的笑,才是一瞥报给母亲的
慰安。

——我们是哭着笑着
从大海划向内河,划向洲陆……
从洲陆划向大海,划向穹窿……
拜谒了长城的雉堞。
见识了泉州湾里沉溺的十二桅古帆船。
狎弄过春秋末代的编钟。
我们将钦定的史册连跟儿翻个。

从所有的器物我听见逝去的流水。
我听见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
——划呀,父亲们,
划呀!

还来得及赶路。
太阳还不见老,正当中年。
我们会有自己的里程碑。
我们应有自己的里程碑。
可那漩涡,
那狰狞的弧圈,
向来不放松对我们的跟踪,
只轻轻一扫
就永远地卷去了我们的父兄,
把幸存者的脊椎
扭曲。

大海,我应诅咒你的暴虐。
但去掉了暴虐的大海不是大海。
失去了大海的船夫也不是船夫。

于是,我们仍然开心地燃起篝火。
我们依然要怀着情欲剪裁婴儿衣。
我们昂奋地划呀……哈哈……划呀……
……哈哈……划呀……

是从冰川期划过了洪水期。
是从赤道风划过了火山灰。
划过了泥石流。划过了
原始公社的残骸,和
生物遗体的沉积层……

我们原是从荒蛮的纪元划来。
我们造就了一个大禹,
他已是水边的神。
而那个烈女
变作了填海的精卫鸟。
预言家已经不少。
总会有橄榄枝的土地。
总会冲出必然的王国。

但我们生命的个体都尚是阳寿短促,
难得两次见到哈雷慧星。
当又一个旷古后的未来
我们不再认识自己变形了的子孙。

可是,我们仍在韧性地划呀。
可是,我们仍在拼力地划呀。
在这日趋缩小的星球,
不会有另一条坦途。
不会有另一种选择。
除了五条巨大的轴辐,
我只看到渴求那一海岸的船夫。

只有啼呼海岸的呐喊
沿着椭圆海面
组合成一支
不懈的
唿叫。

大海,你决不会感动。
而我们的桨叶也决不会暗哑。
我们的婆母还是要腌制过冬的咸菜。
我们的姑娘还是要烫一个流行的发式。
我们的胎儿还是要从血光里临盆。

……今夕何夕?
会有那么多临盆的孩子?
我最不忍闻孩子的啼哭了。
但我们的桨叶绝对地忠实。
就这么划着。就这么划着。
就这么回答着大海的挑逗:

——划呀,父亲们!
父亲们!
父亲们!

我们不至于酩酊。
我们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
在大海的尽头
会有我们的笑。



昌耀依旧站在青海的高山上,构成我写作的高度,我仰首总会看见他闪耀的光芒。

——诗人、首届昌耀诗歌奖获得者 姚风

青海高天厚土的胸怀,使昌耀卓绝超然的诗歌崛起了一道让人仰视的风景线,为时光所关注,必将得到一个民族的敬重。

——诗人、第二届昌耀诗歌奖获得者,北京传媒大学教授 陆健

在大西北的新疆,在漫长的边地岁月,一部《昌耀诗文集》像不朽的星辰照亮我的艺术人生。昌耀是哈拉库图的雄

鹰,是峨日朵雪峰之侧的太阳,是新诗中《野草》般歌唱的鲁迅,是带领我们向未来慈航普渡的庄严的父亲。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并把光辉的额头仰面指向他。

——诗人、《绿风》主编 彭惊宇

即将举办的“昌耀诗歌朗诵会”,让我想起他历经的种种苦难,更深觉他不可平视而只能仰望的灵台之高。吟诵他滴血的诗行,由此而追忆十九年前他纵身坠地的一幕,禁不住零涕伤悲。我们将共同捧起他为这个世界留下的精美遗品,代表这个世界上所有向他致敬的人而向他郑重致敬……

昌耀是青海的。昌耀的诗是全世界的。

——诗人、昌耀诗歌奖组委会副主任 肖黛